

刘振华小说选



责任编辑：王景华
技术设计：杜锦芝
责任校对：关湘雯

刘振华小说选

刘振华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2.75 插页6 字数324千字

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00册

ISBN 7-81021-254-0

I·28

定价：5.40元



刘振华，江苏沛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理事，中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会理事。著有小说集《郭〇〇传》、《新嫁娘夜话》，长篇小说《女儿悲》等，共200余万字。

牌樓

刘振华

北关牌樓子，亘古就是热闹去处。以前禁止市场贸易，弄得萧条冷落；近几年来一经重新开放，便成为这座城市中最典型的一片大市场了。

市内的市场不下十处，上市的鸡鱼肉蛋，葱韭芥蒜，四方土特，南北干鲜，各类农副产品无不齐备。其中有两片市场与众不同：黄河市场羊肉多，牌樓市场水货多。从微山湖运水货进城，入城就是庆云桥，桥东便是牌樓子。路顺脚熟，哪个市场都没有这个条件。每天上市的鱼类，不下五六千斤。所以，凡是

《刘振华小说选》序

陆 文 夫

除掉一些伟大的与有天才的作家以外，普通的作家生前所以能名噪一时，或者说有相当的知名度，那都有一定的机缘和机遇，即除掉作品本身的价值以外，都附加着一定的时事和人事的条件。比如说卷进了什么事件，加入了什么团体，作品得某种风气之先，碰巧得了个什么奖之类。这些附加条件，有时候也能转化为作家的自身条件，即使作家更为人情练达，激发了想象与活力；有时候却也如闪电突然照亮山岗，倏尔沉寂。

刘振华从事小说创作三十多年，他对家乡的农民了如指掌，他的语言生动、朴实、幽默、老辣而且含蓄。他所写的人和事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他写出了农村和城镇里的社会众生相，农民机智、木纳、诚朴与小小的狡滑，在他的笔下都得了充分的体现；尤其对农民意识的观察、研究和展示，可以说是入木三分。他的一些优秀短篇，例如《下山难》、《蕉叶白》和《噩梦》等等，被称为“当代农民意识的烛照”；他的新作长篇《女儿悲》，又被称为“旧中国的‘金陵十二钗’”。可是，刘振华好象没有碰到过什么特殊的机遇，没有听见他的作品曾经爆炸过。也好，没有闪电突然照亮山岗，因而也就不会倏然沉寂。他象个田间老农，慢悠悠地耕种着一小块土地，辛勤劳作，十分仔细，春华秋实，年年都能收获。除掉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颗粒无收之外，其余的年月倒也没有什么灾荒发生，平均亩产一千四、

五百斤，于是慢慢殷实起来，居然成了小康老农。他没有亩产两万斤的奢望，也不去卖高价粮，所以也不去打听粮食行情的涨落和哪些品种吃香。他的耕作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，很少使用生长激素和进口化肥，在时行各种食物添加剂的今天，吃振华的果实倒也另有一股纯净、清香的滋味，而且用不着担心农药的残留。

振华的作品大多是描写农民（包括小城镇的居民）。现在看起来，描写农民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作两大类，一类是用农民的眼光看世界，一类是以世界的眼光看农民。第一类的作品往往写得生动活泼，具象细腻，使用的是农民语言，甚至夹有很多有表现力的方言土语，民歌民谚，画出一个或一群活脱脱的农民。但这一类的作品也容易产生一种缺陷，即用农民的眼光看世界，会把社会看窄、看扁，只看到家前屋后，村庄邻里；有时候也会受某种错误的政治概念左右，把世界看错，使得作品的生存期只有数年、数月或几天。

第二类的作品，写得好的同时具有第一类作品的优点。但作者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农民，即从历史的纵深，道德文化的荫袭，生命的意义，人与自然永恒的搏斗等等方面，来为一个或一群农民提供活动的天地。这一类的作品也容易产生一种缺陷，即当作家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农民时，真实的农民往往会变成作家的意念，变成某种看法的皮影戏。

刘振华早期的作品属于第一类，即用农民的眼光去看世界。这是历史的潮流。我们这一代的作家，无论是否出身于农民，都要强制、自愿，强制加自愿地去学会用农民的眼光看世界。学得好的，被认为是改造有成绩；学得不好的，被认为思想感情有问题，最后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学得好，统统送往农村去接受再教育。记得在六十年代的初期，我和振华在一个创作组的时候，经常在小酒馆里、在宿舍的天井里讨论如何提高作品的内涵，想

来想去也得不出好结果，乱出主意反而把作品弄得不伦不类。近些年来，我和振华很少见面了，见了面也不再讨论作品的内涵问题，可我看到他的作品的视野正在扩大，内涵逐步加深，转向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农民。他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农民时，还保持了他早期作品的优点，没有把农民变成某种意念的皮影戏。要弄清振华的这个转变过程，那是很麻烦的，他花工夫研究了世界，研究了中国，也研究了自己，所以也就愈来愈清醒，愈来愈深沉了。我相信他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还会有更大的发展。至于得奖不得奖，碰巧得个什么奖等等，那对作家来讲都是身外之物，对读者来讲也不必介意。鲁迅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他那用世界眼光看农民的《阿Q正传》却是不朽的。

1989年2月于苏州

目 次

序.....	陆文夫
魔 砖.....	(1)
蕉叶白.....	(9)
噩 梦.....	(23)
惊 梦.....	(36)
金头梦.....	(53)
驯猴家.....	(64)
捉龙家.....	(79)
推理家.....	(93)
纵横家(《推理家》续篇).....	(111)
醉 乡.....	(127)
村路尽头处.....	(158)
下山难.....	(172)
临街的窗.....	(188)
奇 祸.....	(205)
张文礼吃救济.....	(234)
张文礼断案.....	(249)
张文礼赶集.....	(267)
张文礼开茶馆.....	(279)
郭○○传.....	(299)
郭○○续传.....	(349)
后 记.....	(399)

魔 砖

以前有钱的人家盖房子，讲究青砖铺地。那种铺地砖比一般砌墙砖要薄，砖面也大得多，大约是一尺二寸见方。这玩艺，烧制起来费功夫，工价很高，所以现在都不造了。造也没人要。现在到处造水泥，一般房舍多用水泥铺地，光洁平整而且牢固，价钱也便宜；也有用水泥砖铺地的。这种砖是用水泥制作的，砖面大约一尺五寸见方，铺起地面来很方便，所以也就日渐流行了。

有一座汽车站的候车室，因为车站不大，候车室也不必考究，就用水泥砖铺了地面。室内地面不大，共用砖二百零一块。本来用二百块就够了。哪知这二百块砖的面积总和，和地面面积不相等，二百块砖铺上去，地面上还剩下一点空隙。这空隙剩得也怪，好象给铺地工人出难题；乍一看，空隙能铺一块砖，拿来一块一铺，砖比空隙大，铺不进去，想换一块小点的，一时找不到，又不能空着不铺。让它空着，虽则无关大局，也无伤大雅，但总觉不象个样子。就象我们人类社会一样，工农商学兵，三教九流，六行八道，缺一门就不成局面。所以，这个缺口得设法补起来。

其实，补上去也花工不大；只要把方砖磨掉一些就行了。但水泥制品太硬，磨起来震手，谁也不愿意动手。于是就想出来一个更加简单的办法，拿把锤子来，把方砖硬往空隙里砸。不进也得进，硬挤也得挤进去。反正它不是人，什么罪都能受，委屈点就委屈着吧！哪有事事尽如人意的。

这块砖倒也顺和，好象能知人意似的，怎么不让人家麻烦怎么好，尽力让人家省心。要它挤它就挤，拼命往里挤，何况又有

铁锤的力量可以借助。于是挤进去了，但没有完全挤进去。因为砖下面的表土里有一颗石子没取出来，把砖垫住了，以致砖面比四周的别的砖面高出了半公分，再挤再压也压不下去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凑和着用吧！啥事都得凑和着点。

因为这块砖是凑和上的，它当然和别的砖不大一样。别的那二百块砖各得其所，砖缝扣着砖缝，谁也不比谁高，谁也不比谁矮，平平整整的，很是个样子；只有这第二百零一块显得特别突出，躺在平整的地面上，活象从漂亮的姑娘嘴里吐出来的一颗大门牙。又因为砖面高，容易绊脚，谁不小心就得绊一下。它这样碍事，又难看，越看越不顺眼，不管怎么说都是个毛病，是整个地面的一个缺陷。

这缺陷，如若出现在不论是什么人的家里，不睡觉也得把它修好；现在是出现在候车室里，是公共场所，所以谁也不去多管闲事，就连汽车站里的几个职工，也只是觉着难看一点而已，反正不是地雷，更不是定时炸弹，出不了人命，修不修没有关系，修也不发奖金，绊脚也绊不到自己，所以谁也没把它当成一回事。

别人可以不管，可是在候车室当服务员的一位女青年却不能不管。难看而且绊脚，这是一；更主要的是打扫卫生不方便。别的地方又平又光，扫帚一到就行了；这个地方高一块，挡扫帚，扫不净。女服务员每次扫到这里，就骂一声“倒霉！”自家想修没法修，向站长提建议，站长不理，结果还是自己照旧骂“倒霉”。不是骂砖，而是骂自己倒霉。

其实最倒霉的不是她，倒是这块砖。每天从早到晚，也不知有多少只脚从它身上踏过去；因为高，还要挨脚踢。整天踏来踏去，踢来踢去，幸亏它是块砖，没有知觉，不通人性，倒霉不倒霉自个儿也不知道；要不然，这个罪真没法受。它能受，它的长处是麻木，而且善于适应。你把它摆这里或者扔进厕所里，都一

样。唯一的短处是不会开口说话。如若它象我们人一样有一张嘴，那它肯定要跟骂人的女服务员争辩，而且肯定会讲出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来。它比别的砖块难看是因为它身下垫着一颗石子。责任不在它，骂它实属冤案。它没有嘴，它不说，只好一冤到底。

幸好历史是公正的。简单地说，时间长了，在它身上踏的脚多了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据说，当它身上挨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脚的时候，身下的那颗石子一下子被压碎了，它就咯喳一声陷下去了。哪知这一陷陷过分了，比邻近砖面又低了一公分多一点，而且左右不平，一边高，一边低，脚踏上去不稳，就咯咯登登发响。这叫矫枉过正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所以，女服务员还是要骂“倒霉”，而且要比从前更倒霉。因为突出和下陷都同样影响她扫地的质量。不但缺陷没有解决，反而增加了咯咯登登的响声。就是说，这块砖已经有了两大缺陷。还有，因为下凹，就容易积水。候车的旅客泼残茶，或者小孩子撒尿，都往这块砖上流，流上去，咽进砖缝里，三天五天不能干，旧的未干，新的又流，脚踏上去就卜咕卜咕冒泥浆，这就使那咯咯登登的声音带上了粘性，让人听了就浑身不舒服。这一缺陷要远远超过了前两种。这就更难怪女服务员要骂“倒霉”了。

其实，真正倒霉的，还是这块方砖。往天挨脚踢，不但少角缺楞，连砖面也弄得不象个砖面了，本来挺平整的砖面，成了斑斑点点大麻脸，乱七八糟地尽是伤痕。好象天下的鞋钉都要在它身上留下一点痕迹才肯甘心。现在痕迹划满了，又要受污水浸渍。这一浸，所有的痕迹都变得清晰起来，这还象个砖面吗？

幸好历史终归是公道的。简单地说，时间久了，大家习以为常，就连女服务员在内，也都不当成一回事了。常来等车的人，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这样一块少角无楞的大麻砖，而且一进门就拿眼看看它，好象老相识又见面一样，倒觉得有几分亲切之感。站

里的职工，尤其站长，每天出出进进，当然也知道这里躺着这块砖，不用拿眼看，两只脚就会自动迈过去。如若把它换掉了，说不定从这里走过时反而会感到脚步别扭。那女服务员每次扫地，特别注意把洼砖凹里打扫干净。把它弄干净了，整个地面就好办了。每天都这样做，习惯成自然，不但不感到它是累赘，反而当作应有的程序。如若换一块，扫地的程序就乱套了，甚至会使她觉得不是自己的车站了。

生人不同。他们初次看到，觉得不可理解。让一块破砖破坏了整个地面的完整性，这多难看，为什么不换一块新的呀？举手之劳，居然无人过问，奇怪了！

有三个过路的画家，他们就是这样感到奇怪的。他们三位等车，车误点，等得心焦，就一支接一支抽烟。看见女服务员来打扫卫生，先扫一块陷下去的洼砖，便注意了这块砖。觉得陷下去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为什么不动手修补修补。于是三位画家中的一位便凑过去，蹲下身子看那块砖。这一看，他立即感到十分惊奇，差一点叫起来。他发现了砖上的奇迹，原来砖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肖像，有女有男，有老有少，有古人有今人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神情，每一双眼睛都在诉说自己的心声。画家高兴极了，急忙拿来他的画夹，把砖上的奇特图象落在纸上，让他的两位同伴鉴赏。

“啊呀！”两位同伴一下子怔住了。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幅画是当代肖像画廊中的神品，也不能不妒嫉这位人物画家的好运。大家一块儿远道跋涉，出外写生，他得到了一幅杰作，当然会使别人感到自己命薄，时运不济，心里一阵怅惘不安。

于是两人也去看那块砖。

“呀！”两位中的一位画家立即惊叫起来，立即展开了他的画夹。他在砖面上看到的是一幅山水，比漓江秀丽，比黄山苍茫。画面间峰翠欲流，泉声若簫，时而烟云掩霭，时而风雨晴

和。

“呀！”另一位也惊叫起来。他得到一幅仕女画，画面上有杨贵妃，有苏姬妃，当然少不了西施，还有几位似曾相识的绝代佳人。她们全身一丝不挂，但身子不在华清池里。池在她们脚边。她们的面部表情似有愠忿，又含羞辱，每人眼里都有泪，泪水化成了华清池。唯一不够协调的，是画面上偏偏有一位维纳斯。这使画家感到有点不伦不类。那就顾不得许多了，随他去吧，说不定妙就妙在不伦不类上。

三位画家高兴得几近于发疯。他们把三张杰作挂在候车室的墙壁上欣赏。他们互相拥抱，互相用骂声表示祝贺，同时高举画笔向那块方砖致敬，一声声高呼着：“神砖！”

“神砖！敬礼！”

“神砖！敬礼！”

“敬礼——！”

这人间罕见的场面使所有在场的旅客一起发起愣来。大家看这三位画家，看看地上的神砖。他们在砖上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的是斑斑驳驳的麻点和伤痕，比垫厕所的砖头还要丑陋。

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也去看了。她终归是有文化的，而且是一位美术爱好者，曾经拜文化馆一位画家为老师。她看着墙上的三幅画，敬慕之情差一点使她跪倒在地。天呀！这三幅画竟然是从那块残砖上得来的！这真真地是不可思议！于是她也去看砖。

“呀！”她也惊叫了。她看到了什么？她不说，光脸红。……不管怎么说，那块砖是一块奇妙的砖。她急忙去把站长请来，让他看一看本站所发生的奇迹。

站长来了。但很可惜，三位画家已经把画收起来，爬车走了。一切情景只有靠女服务员凭记忆加以叙述。

一切对往事的叙述都是暗淡失色的。叙述起来不但困难重重，而且往往别别扭扭。女服务员对站长讲了些什么内容，她自

己也不知道。她太紧张，太激动。肚子里一大堆话一块儿往外冲，冲到唇边的时候大都走样了，杂乱无章了。站长只能从杂乱无章的话中知道她的一个中心意思：那块砖是神砖。

站长有他自己的老练之处。他只相信不到钟点班车不会开过来，汽车不加油不能长途行驶，那才叫神。别的，哼！都是神不起来的。不过，出于好奇，他也看了看那块残砖。看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。看过了，就挥手要大家散开。“去去！该买票的买票，该候车的候车，各自小心自己的行李物品。”既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，就可以放心的走开了。公共场所最怕聚众闹事。

女服务员的心情老是没办法平静。她打电话到文化馆，把事情报告给她的老师。她明显地听出来老师的声音是又惊又喜。她从电话里得知一个重要的、意想不到的消息：三位画家都是当代名流；一位是国画院院长，两位是美院教授。她见到他们，而且亲眼看到他们作画，这就够一生的幸运了。于是她奔跑回家，讲给新婚丈夫。当然是讲三位画界高人，讲那三张神品，讲那块神砖。

“神砖？你看了吗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看到了……不许你问。”她捂着脸笑。

“别开玩笑！”丈夫提醒她别不当回事，“你去！去对你们站长说，要把那块砖保护好。”

她去了，对站长说了。不料站长先是一阵冷笑，接下来就是恼火。

他拍着腿说这件事情的效果简直是糟透了：现在这一带老百姓议论纷纷，都知道我们汽车站闹鬼，出了一块魔砖，谁踩过这块砖，砖上就有谁，而且都是光着身子，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要是让流氓看见了，怎么办？现在青少年为什么走向犯罪道

路？根子在哪里？汽车站要负责的！有人说了，得把那魔砖除掉；有人说快杀狗，拿狗血往砖上浇。任何妖魔鬼怪都怕狗血喷头。

“当然喽！对这些封建迷信腔调，我当站长的也不相信。我不相信它是魔砖，我更不相信是什么神砖。哼！”

“说魔砖当然不对。可是，人家三位画家都从砖上得了好画，可见……”

“可见什么？不是疯子，就是骗子！”

“我是说那块砖……”

“挖出来，扔到厕所里去！”

“你这个意见行不通……”女服务员红涨着脸颊，表示反对，并且拿眼剜他，说他太横。她想说服他，但理由在哪里？你说这块砖有科学价值，值得研究，但它到底不是一块文物啊！别的，别的还有什么理由呢？至于三位画家，画家从砖上发现了神品，那是画家的事，要研究就去研究画家。画家是画家，砖头是砖头。总而言之你无法说服站长。如若是一块金砖，又是站长发现的，那就好说了。发现金砖能登报，砖里有一颗大宝石也能登报，连车站加站长都能扬名，说不定还能得重奖，或者提职加薪。大家都讲经济效益，你能责怪站长瞧不起一块砖头吗？

不成！他瞧不起不成！谁瞧不起都不成！交通局长打电话来了，说文化馆组织一批画家由三位大画家率领，来现场讲学。

“呀！”站长吃惊了，他在电话里向局长汇报说这里确实是出现了奇迹，出现了亘古罕闻的奇迹！

“局长！我早就觉着奇怪。”站长说他见过，见过那块砖常常夜间发光。好象是红光，又好象是绿光，红红绿绿地叫人难辨难解。

“你还看见过什么奇异现象？”

“别的没见过。但听说过，听人说砖里有……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“有……什么都有，象宽银幕电影……”他请局长放心，“我们一定做好一切准备，迎接画家们光临指导。”

站长是很会办事的，除非准备招待比较麻烦，别的都好办。自己先跑木器厂，请木工师傅做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；然后跑玻璃厂，给木框配玻璃。不费多大功夫，一架玻璃箱子就做成了。下边，最主要的当然是那块砖。这是宝贵的东西，得站长亲自动手，请女服务员相帮着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块水泥方砖起出地面，再小心翼翼装进玻璃箱子里，放在新布置好的会客室里，这就算大体就绪了。

在方砖入箱之前，站长不会忘掉把它刷洗干净。水不成问题。铁丝刷或者铜丝刷，都是汽车站必备的洗刷工具，管你陈污旧垢，都不在话下。世界上没有刷洗不掉的东西。

别人刷不行。得找个心细手灵的。当然是女服务员最有资格。她也乐意做这件事。迎接画家，尽心尽力是应该的，何况她想把自己所看到的那幅一见就心跳的图象刷洗掉。

她刷洗得很认真，很仔细。洗十遍混水，洗十遍清水，刷十遍铁刷子，再刷十遍铜刷子，自己满意了，便请站长来检验质量。站长一看刷得不错，才下指示装箱。装好了，摆规矩了，就专等画家们来了。

“啊呀！”三位画家大吃一惊。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了，只有平整光洁的一片水泥砖面。

这消息传开以后，这一带的人却又觉得很遗憾，都骂这块砖不肯给乡里争光。

“他妈的，这魔砖！”

一九八六年秋

蕉 叶 白

尚远樵搞了半生书法，不知是因为天资不佳，还是由于才气不够，竟没有搞出什么成就，他便心灰意冷了。

“咳！”他暗暗地叹息，“书法太难了！古来学书者浩如烟海，成名者又有几人！象那智永禅师，光笔头就磨秃了五大竹笏，四十年不下楼，写千字文八百册，这才做到了墨从空中落，笔在空中住。我尚远樵有这份苦功吗？何况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，是小小文化馆里的一名小小的职员，就算你是颜真卿，又有谁看你一眼呢？唉！算了吧！”

不过，书法可以不搞，而精神却不可以没有寄托。象那打扑克、下象棋之类的玩艺儿，不但毫无兴趣，而且也不甘心那样消磨时光。那么空闲的时候该干什么东西呢？他有些茫然，甚至焦灼不安了，才五十二岁，头发就白了，牙齿也落了；老伴笑他“有福不会享”，他只好自嘲自解，“无官就是福，无病就是福。我一无官，二无病，是福上加福。”

文化馆里有一大堆破旧书刊，馆长指示尚远樵：“你去扎扎捆捆，卖掉它，发奖金。”

尚远樵舍不得卖，暗骂这个馆长不懂文化，“天下有文化馆卖书的吗？靠卖书来发奖金，这不是糟塌祖先吗？”但又不敢违拗，只好照办。一想也好，反正闲着没事干；说不定旧书堆里会有珍宝，就钻进去看看吧！